

劉萬章編纂

民俗學叢書

廣州兒歌甲集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

風土小記

編著者 文 載 道

發行人 陶 亢 德

發行所 太平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一百二十元

目次

關於風土人情……………(一)

千家笑語話更新……………(九)

憶三家村……………(一九)

歲行盡矣……………(三元)

燈市……………(五)

食味小記……………(五)

故鄉的戲文……………(五)

夜讀……………(六七)

談入浴……………(七五)

茶煙小記……………(八七)

西湖舊履錄……………(九七)

水聲禽語……………(一〇九)

江村之夏……………(一二三)

浮世草……………(一二七)

冬心草……………(一三九)

雪夜閉門讀禁書……………(一五九)

蘇臺散策記……………(一五)

憶家槐……………(一六)

憶若英……………(一〇一)

憶望道先生……………(二五)

我與書……………(三六)

跋……………(三七)

關於風土人情

今年的盛夏中，於病榻上看了一點記載風土節候之作，不禁深深的引起風土人情之戀，然一讀亦有感於勝會之不再，與時序的代謝，誠有甯爲太平犬，莫作亂離民之感。有時一個人在孤燭相對，或午夜夢回時默想這已逝的流光，多難的萬方，更加顯出情緒的波瀾萬端，彷彿此身缺少了安排的所在。猶記羽玲館主詩云：「瓶花安帖鱸香定，覓我童心二十年」。於是又陡然的將思緒馳騁於兒時的一利了。自然，這樣的一種感傷和接觸，恐怕不論古今中外，也正是「人同此心」，不過在此時此地，尤其易於感興罷了。而且這跟見花落淚，對月生悲，遇見婬子當作「佳人」的「才子病」，似乎有截然不同之處。而這不同，也還是植根於各人情感的浮和實、真和濫的上面。所以杜少陵的城春草木之悲，李後主的小樓東風之痛，就成爲俯視百代的絕唱了。

人到了無可奈何的境地之中，往往有一種欲說還休的無言之懨，覺得俯仰啼哭，彷彿一無是處。而人類之配稱得起「高等動物」者，其大半也正在於此。因此世上可悲而致命的病症，不論個人或民

族，怕也正是麻木罷。

鄙人原是一個水鄉小民，正是周黎庵君所謂「浙東之氓」。那邊所有的交通供具，完全依靠於「乘風破浪」的船。雖然沒有什麼名山勝蹟可以稱道，但在明末清師入境，和雅片戰爭外兵登陸時，也曾發揮過我民族的力量呢！不過現在所留下的舊迹，却早已荒蕪剝落了。

說到土產方面，除了普通的蔬果之外，較著名的，只有在梅雨霏微時，頗有萬紫千紅之勝的楊梅，以及嚼來清脆利落的蕃薯。而前者的色味與形態，因為富於水份的緣故，更覺鮮美玲瓏，值得耐心咀嚼，令人容易想起南國的荔枝，想起唐人「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名句。其次，爲了滄海的原因，出產的自以魚介爲大宗。但因此也養成了我們的嗜鹹腥的習性，跟湖南人的愛辣，蘇州人的喜甜，或爲東南人食性中的三種特徵。而且我疑心這和三處的方言，未始不有點兒關係。但可惜年來由於交通的阻梗，有許多新鮮的海產，現在就頗難嚐到。例如有幾種食品如蝦澁、望潮、麵條魚之類，最理想的食法，應該於網得之後即「就地正法」，則喫來方不失鮮腴之味，至多只限隔宿而食。這從「食不厭精」而論，即一般的食品，也應該以新鮮爲上乘，不過對於水族動物，則愈「鮮」者才始愈「美」，似乎和黃酒之「越陳越好」者適得其反。近年來雖然明科學的光，有冷氣和罐頭保藏之法，但較之原來風味却已減遜許多，倒不如索性鄉下那樣的借助於日光之力，曝之使乾，以爲時

之需，而成佐酒或消閒之「絕妙小品」，不過外鄉人却未必喜歡喫罷。

我有時想，食味的真正價值，怕不在於食品的本身，主要還在食品中的風土性和它的誘惑力，以及食時的情調，由此而引起食者的心理與情緒的配合，這樣才稱得到「享受」，而「生活的藝術」也備於此中了。知堂老人嘗以住在古老的北京城喫不到精煉的或頹廢的有歷史性的點心，認為一種缺陷。可爲上說註腳。又如在魯迅先生筆下的疊滿着酒臺的魯鎮酒店，於一角陰暗的破壁中，看到了孔乙己那樣的人物，一面聞着剛剛煨就的茴香豆，則縱非陶公信徒，怕也末有不醺然欲滴了。如果碰着歲暮天寒，則白香山的「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的詩句，無論如何要脫口而出了。同時我們也瞭解了劉伶的「死便埋我」的心理。但這與世紀末式的瘋狂變態又有不同。還有如我們總覺得端午喫粽子，中秋喫月餅，元旦飲橄欖菜，也比平日兩樣一點，無論在心理或興趣方面——雖然味覺大抵差不多。如果我的說法，別人也有同感的話，那末，前述的食品的價值不在於食品的本身之說，也還勉強可以成立了。這原因在於什麼地方呢？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上，需要一點小小的變化而已。這是一種自然的要求，與方巾派口中的「良風美俗」固然牽扯不上，而於什麼什麼「家」筆下的「封建遺毒」，也有點殊途而不同歸。

從上引的魯迅先生小說說來，可見凡是泥土氣息濃厚的作品，她的感人的力量也必深刻，卓然地

顯出其醞釀的人情味，正如我們聽不自然的「國語」，遠不如聽無改動的鄉音來得愉快，蓋亂頭粗服有時究勝於濃裝豔抹，這也不僅僅省去我們的一陣噁心而已。

中國號稱以農立國，全國人口中農民佔十分之八。如果慎終追遠的說來，則我們不只有猩猩的血液，而且還有農民的氣息，對於一切鄉國之愛，在後天的「教訓」之外，一部份是應該算到先天方面去的。而對於故鄉，最佳的時節也許並不覺得怎樣愛慕，但如一旦作客得長久了，却在在的易於引起關心親切，所謂他鄉遇故知，就不患三寸不爛舌無掉弄之處，實在勝過洞房花燭，或金榜題名。以我個人而論，每次到嚐新入市的魚介，慢慢的就會在記憶中浮起一個鄰鄉的影子，接着就波盪起來，於是我像駕着一葉征帆，順流而下了。我自己知道是一個感情質的人，「喜怒不形於色」自分此生大概做不到的了。語云：「聞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可見因某一的暗示而使哀樂的情緒特別發達者，雖對象不同，而與此則一。這在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中，叫作物我同一的移情作用。但這裏無討論之必要；不過想從書上再找一個移情作用的實例出來，這便是著名的張翰秋風簞鱸的故事。據晉書（九十二卷）張翰傳：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

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探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迺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

這看來跟陶公的不爲五斗米折腰有點彷彿。但事實上，自然爲了「天下紛紛，禍難未已」，正是明哲保身之道；而且不失爲魏晉人物的作風。所謂孤死首丘——他却連這篇「首丘賦」都懶於留下。這在積極的人看來，難免要說他是逃避現實，其實呢，正如知堂老人所說耕田的長沮、桀溺，並沒有跟孔仲尼有什麼大分別，所不同者，一個還在講道，一個却不講道而已。這種人在表面看來，也許十分的消極冷淡，但在他們的內心，又那一個不是飽經憂患，熱淚盈眶呢！無怪五柳先生的筆下，寫得最出色的，還是飛蓋入秦庭的荆軻。羽琕館主說得好，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騷。又說，吟到恩離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這確說出了陶公的心事。而張季鷹的看見秋風一起，便想到葦葉鱸魚，以至命駕而歸，主要固在於想得一個「首丘」，藉此向齊王脫身。但人在亂離之中，往往容易向大自然生出留戀之心，亦正人情之常。現在我們如果看到葦葉，就不免要想到西湖的山光水色，山光水色而想起種種現狀，於是「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的名句，又輕輕的起自我們心底了。

古人說詩是窮而後工的。我以爲一切記載風土、節候、景物的著述，也以出諸遺民的筆下者最有

聲色。無論寫景，記物，道故實，談勝迹，雖然娓娓道來，却無不舍著至性至情，成爲「筆鋒常帶情感」之作。從前讀過周譯「域外小說集」中波蘭顯克微支的「鎧臺守」等作，至今還想到那個亮然一身，年邁無依，在昏暗屹立，碧海無際的夜塔中老人的影子！而最後還免不了飄流顛簸。波蘭人熱愛其故國和宗教，曾力圖獨立，故顯克微支也以這類荒涼冷酷，孤幼絕望者爲題材，宜其緊緊的扣著讀者的心弦。後來又讀過葉天寥的「甲行日注」，覺得每則寥寥數十言，雖所寫的多是流亡時的鄉情野色，但觸處牢愁，幾無一而非麥秀黍離之痛。尤其是他們都是在熱鬧中冷靜下來，在享樂後肩著艱辛，這時方始覺得甜酸苦辣鹹，五味雜陳，而都須咬著牙根咽下去，真有謝枏得天地寂寥山水歌之慨。一時覺得什麼事都看得大徹大悟，百無牽掛。一時又覺得彷彿有一枚東西，時刻的在嚙著他的心。這里且鈔上幾則來看吧：

「十七日（乙酉九月）乙丑，晴暖。甯初又來，云田園尚猶如故，室廬亦幸偷存，故鄉風景則半似遼陽以東矣，但村人未吹廬管耳。」

「初九日（丁亥十二月）乙亥，晴。晚間枯林戢響，斜月皎幽，東窗對影，一樽黯絕。顏子之樂自在簞瓢，予不堪憂者，家國殄瘁，豈能忘心？李陵所云，胡茄互動，邊聲四起，獨坐聽之，不覺淚下。」

「十六日壬午，晴，大風，冷。夜，風浪恬靜，明月東升照薄紙窗上，如輕繪可鑑。遠遠聞吹笛聲；雖地非山陽，而感同向秀，舊游之思，亦不止中散一人矣。」

乙酉距丁亥已兩年餘，而拳拳故國之思，始終未減，令人肅然而又泣然。午夢堂遭陵谷遷變之外，其膝下的兒女，也半因困頓而死，集家國之慟於一身，真不復有生人之趣。然而遣却已越出普通的風士記載之外了。其次，在明遺民中，這里還想起張宗子來。他的代表作自然是「陶庵夢憶」。其中所記雖爲舊日流連之勝，或當時生活中的一枝一節，而瑣瑣寫來，涉筆成趣，可稱文情並茂轉折多姿。內容雖不及午夢堂的聲淚俱下，但如果先看一看「自序」，則似乎也不盡午夢堂之下；所謂「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螳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矣。」換一種說法，人們在「天翻地覆的大變動」之後，所留下來的，却是經過千錘百鍊之餘的一種生的執著，如陸士衡所謂「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者是也。

張宗子的小品文，在明末中確可算得戛戛獨造，別有天地，不同於時輩的浮佻纖靡。例如卷三「湖心亭看雪」云：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擁彗衣爐

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霞潞元碣，天與雪與山與水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三兩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氍毹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明末士大夫的享樂法，原是講究而灑脫。上述的看雪云云看來或簡單平凡，但一旦形諸筆墨，却感到清新風趣。比起當時那般巨紳達官的花天酒地，一榻胡塗的豪奢情形，陶庵畢竟要蘊藉得多了。而這些過眼烟雲，在「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時的陶庵想來，真也成爲一番「孽」，所謂「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非「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可了。我們如從這個角度來看，則「夢憶」中所記載的一切陳迹，似乎皆足以令人感到沈痛悽惻，感到低徊反覆而不能自己，如他自己所說，如「刮火猛烈，猶燒之不失」。再說得迂舊一點，則世上最可悲矜的，也惟有「孤臣孽子」之心！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妨需要一點變化，一份享受，如行雲流水，有紋彩，有波瀾，有光，也有聲。然而同時還有一個條件，即應該有節制。那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放縱恣肆，就決非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末，還是讓我們結束歷史上的哀樂，而正視現實，認真做人吧。

（三十一一年十一月先小雪二日）

千家笑語話更新

「大地春回十萬家，偏安原不損繁華。」

先讓我借用了郁達夫先生的兩句詩，來點綴這一陽復始的「春」。在燈火青燐之中，我料理一番雜務，擲去兩肩塵沙，讓露冷風輕的露臺，替當了意象中的流水小橋。仰望這一星如月，暮蔭扶疏，更起了無限蒼茫的登臨之思。

「我們又長了一歲了」。而中國——也跟著地球翻了一個結結實實的身。此刻長街碧天，一律沉潛無語。回過頭，當我們默溯這駭駭而去的三百六十五日之餘，真覺得有萬言千語，却又無從說起之感。而世局擾盪，人事升沈，陵谷遷移，又無一而非令人覺得「眼花撩亂口難言」，渺小如我輩只不過在塵海波濤中佔數點濕沫而已。偶逢駭浪，即消逝無蹤。然而風尚相傳，必須「元旦書紅」，才能「萬事亨通」，當此一歲初臨，似乎還是少說點感傷空虛的話；但浮泛的頌禱自然也無裨於事實。那末，無意傷今，且不妨專心道古吧。

到民國三十二年爲止，中國已經有了兩種曆法：國曆與農曆，或曰陽歷與陰曆。不過前者雖「陽奉」而「陰違」，後者却「陰違」而「陽奉」。這究竟那一種較好那一種較壞，似不易於決定。大抵前者合於科學的準軌，後者適於人情之所好。自從國民政府取締陰曆後，也一度呈出雷厲風行之勢，例如警察曾至休業的各商店，強迫其復業開門，並將元寶茶及供祀的菓品，叱責搗毀，間有課以罰金者，甚至鄉間售賣曆本的小販，亦一併捉去拘役。一時人心惶惶，將一個歡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狀。但這種現象，在一二年後即告消滅，此後則另外用了「春節」的名義，依然的回復到當初熙攘的氣象中，以至於此刻現在；而當局也只好裝作眼開眼閉了。可見「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但一面也足見舊勢力之深入於人心，是如何的頑強不拔。學者如知堂老人等，也曾爲陰曆辯護，力主應徇合民情，但和令兄魯迅先生則恰恰相反，因爲魯翁覺得習俗之難改，正足以顯示民族性的僵硬。這當如譚理斯所謂人的心中有兩個鬼在打架，一個是叛逆的鬼，一個是隱逸的鬼，在魯迅先生的思想中，是叛逆的成份多，而知堂老人該是隱逸的成份多。這里恕我說得迂舊一點，他兩人雖兄弟各異其趣，但都無礙於其「道體之本来」則一。

陰曆據說創自夏禹，故曰夏曆。不過杞宋無徵，可疑多於可信。總之他的來源確是很古則是事實。漢書律曆志記唐堯纂修顓頊而訂曆，所根據者也只是傳說。可是尙書中却有一段說得頭頭是道：「

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命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這也只能予人以半信半疑，因為尙書中成問題處實在太多。所可信者，甲骨文已有幹枝紀日法的記載，則推至前一代的夏，或者已有曆法在推行了。但變更曆法的事，其實在古代也往往而有。如新莽時，大周金輪皇帝時，……幾乎無代無之，不一而足，且多未能行之百年者。就是春秋經與左傳所用的曆法，也要相差兩月。可見夏曆的廢革，原是「古已有之」。但亦有因此而鬧出人命案的，如清初德人湯若望以客卿而晉敘光祿大夫且執掌欽天監印信，主張中國應用西洋曆法。後爲徽州楊光先所駁，並駁其選舉榮親王日期之誤，結果廷議湯若望及監官等八人凌遲處死，子弟斬決者五人。旋令若望免死，赦族人罪，止罪五人，於是仍廢西曆而用大統曆。這也見得皇權時代之淫威，因一親王葬期之誤，引出這個軒然大波。湯若望以榮始而凶終，難乎其爲「客卿」矣。

陽曆與陰曆，雖不妨因迎合習俗人情而並行，但對於某些具有統一性的事情，則必須有固定的規定。如舊歷八月廿七日的孔子誕辰，及魯迅誕辰等，現在均已統一於「國曆」之下，深得通權之便。就是眼前的舊曆新年，不論它的勢力於民間如何深入普遍，然在名義上，却只能移「正朔」於「國曆」，而別名之曰「春節」。至於一切紀念之類自尤須用陽曆，與過去適得其反。收藏中有一份光緒三